



卷五十五

職遺

桂海虞衡志 上



卷五十一 下

雅海虞衡志 下

卷五十二

吕椿濬雜記

洛陽舊園記

安南行記

說郭

卷之五十

識遺

桂海虞衡志

卷之五十一

雜記

洛陽縉紳舊聞記

安行南記

說郭卷之五十五 天台陶宗儀九成奪

識遺 宋羅璧字子蒼

余舊為冊記凡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莫不筆置以備遺忘歲久成帙追憶舊讀間於是編有攷暇日因別纂纂要粹為一書目曰識遺庶幾往者之筆力不徒爾嘿

畊羅璧子蒼甫

孔子師

孔子師老聃之說筆於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

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證

家語

後有晉王肅所加故亦難據信由是

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

空寓言去孔子未遠天下不崇信其學故托時所最重者

而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

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

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莫

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為其著書厭薄

禮樂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後莊子傳之從而有所

斗折衡推畏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有

禮之何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

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其禮法蓬首垢面喪

酒吊肉晉代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其徒則異是耶

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

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為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

師表蓋推夫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

且曾思之傳甚的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

師聃與莊子輩爾道之是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

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為

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誕爾若孔

從聃之事莊子外為著聃為周藏史藏度書所或者聃所

積多書因往問聘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聘而聘之理何不盡傳其徒而且為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未叙百家之學興曰譬若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鉞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閔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雉釋文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高三丈高一丈而所以名文之義未詳公羊五堵而雉則二百尺

山陰陸氏著埤雅謂雉性圉壘護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為長潘安仁雉賦曰畫墳衍以分畿者此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雉過丈也禮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鄭玄注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於新城廟孔子釋雉性耿介被獲必曲折其頭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城思之夫有取於雉亦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泛然哉

姬周姪

左傳晉平公以同姓四人備嬪御鄭子產聘晉言於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其不別同姓之醜非目賤妾

為姬也按古婦人皆於字與謚或國名下繫其姓先儒謂亦不忘本今別他族今考字下繫姓如周女伯姬叔姬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是也謚下繫姓如齊女曰宣姜莊姜宋女曰聲子秦女曰懷嬴楚女曰文芊杞女曰定姒是也國下繫姓如秦女曰徐嬴嬴陳女曰息偽之類是也惟姬姓後世以目賤人戰國曰幸姬如姬漢史曰諸姬薄姬愛姬釋者不辨其為周姓如淳曰姬音怡臣瓚曰漢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婕妤下惟顏師古謂漢內官也無姬職姬者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宋大觀間公主易號曰帝姬貴之也世例以目妾豈反賤乎然則姬女貴而以姓著反不若齊宋女不辱其姓之為愈也

西韓信非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右韓國之後項羽殺其父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不別通關准遷固之謬曰韓王名信都右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二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考班馬誤姬為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克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

使韓信畧定韓地立橫陽居成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
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
起不邛以韓信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音申史記亦
作韓申從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昔賢謂司徒之
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之說亦未免
謬尚何班馬貴乎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復號夫子
者邢昺禮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之
尊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

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
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
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於周程蓋尊
師之

孔子生年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十一
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爲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
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
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
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劉氏

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三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曆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左傳書孔子壬戌歲夏四月巳丑卒杜預往歲四月無巳丑有乙丑故孔氏家譜祖庭廣記俱云魯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實寅正八月以改朔又改月之說推之不然

寺觀藏

漢改秦典客官為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古行人之官也因設鴻臚寺待四方賓客永平中佛入中國首名其居

曰白馬寺

以白馬經來故

號蓋並繆鴻臚待四方賓客之故此中

國有寺之始詳其故寺非佛得專漢世官有九寺之目劉昭注曰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則非獨為佛也觀之義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蓋魯有兩觀門旁高處也爾雅釋觀為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巍巍高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闕去疑事春秋晉楚邲之戰潘黨請收晉尸築為言京觀封土觀示後人也故澹菴言觀有四一曰朶樓魯兩觀是也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游觀處謝玄暉賦屬王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

帝內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內傳
置詳此觀非老可專凡高可繼觀皆觀也至於藏乃貯藏
之義狐兔穴居例名藏老聃為周守藏史名柱下史藏乃
度書所漢東觀藏書號柱史藏書室所在也釋道法其制
度經遂為二氏之私今復以事禱禳豈以經典所在福可
集乎若鐸鼓堂相致堂謂本西俠樂夷俗吉凶並奏今華
俗專以送凶不察夷亦以從吉也

佛入中國

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佛始入中國按漢武故事昆邪王
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武帝署之甘泉宮

六

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帝使依其國俗祀之又時依昆
明池掘得異黑炭東方朔曰可問西城道人則漢時佛流
中國矣况帝事四夷拘醬竹杖猶入王府又方事鬼神仙
佛以超度為述張騫輩肯賤佛書乎劉向列傳序言仙者
一百四十六人而七十四人已見物經向成哀時人其言
如此則漢時有佛經矣向又曰余覽載籍往見有經洪慶
善因言周時九流釋典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
者焉詳禦寇鄭人在孔子後孟子先其時已說西方聖人
則佛傳中國晚周也就後漢言之光武閉玉門謝西域佛
豈有不通者何必待明帝迎而後有耶通鑑者其始於明

帝蓋本西域傳豈以帝者尚佛自明帝始故傳本西域傳
豚犬斤子
表之邪豚犬斤子詳語意疑賤之稱按二字出越語范蠡
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中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
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
豚一蓋幼之事論語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自六尺
皆不從征亦謂幼者六尺言十五七尺言二十也

飲器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漢建元年中匈奴破月氏王
以其頭為飲器史韻飲音去声漢書常昭釋押搯也盛酒

器晉灼曰飲器虎子屬溲便襲器也顏師古引匈奴傳以
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為證謂飲酒器如顏說貴之也
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顱豈俎豆所宜乎溲飲釋蓋似之

夏后氏

經書稱夏皆曰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
禪為君故稱后殷周順人心征伐得天下故稱人財舜曰
有虞氏亦以堯禪爾

三教

三教各植門庭在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迴懺悔之
非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葉

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遺尸真人喜乘日精白象下天生於淨飯夫人口中托生為佛又曰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蓋各相軋以求勝之論也至二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於老聃釋氏天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儒童菩薩下生號孔子目明儒童生為顏回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唐景福二年易溧水縣南孔子祠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也後復改為儒童寺意孔子真佛派也呼不能訂其謬過矣又從而滿焉豈不甚哉古今論衡著周書異絕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并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為四方聖人生此周書紀佛生之異也則安有前唐虞夏商預托生為伏羲女媧等理乎况春秋書恒星不見於庄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一附會無稽之談也陳大建五年恒星不見史占為主不嚴法度消天子失政諸候異橫國亡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

奸雄入科目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

葉是事也士
新如老無地士
代舉不科自

知是歸國守
天玉正年所
生志郡王

天玉正年所
生志郡王

生志郡王

生志郡王

生志郡王

生志郡王

桂海虞衡志 宋范成大

始余自紫微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矣荒
風土為戚余以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
謂之無瘴退之至於湘南江山勝於騷鵝仙去則官游之適
率有愈此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至郡
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岩岫之奇絕習俗之淳古府廨
之雄勝又有過所聞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余之
拙而信其識戒無欺侮歲比稔幕府少文書居彼二年余
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番再閱月辭勿
獲命乃與桂民別民鴈客於途既出廊又番二日始得去

航瀟湘絕洞庭沂灩澦驅兩川半年達于城都道中無
事時念昔遊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未
載者粹為一書垂取絕衡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
土訓之圖噫錦城以名都樂國聞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
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國而猶弗忘之也淳熙
二年長至日吳郡范成大至能書余嘗評桂山之高宜為
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
余生東吳而北撫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
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廬阜皆崇高雄厚
雖有諸峰之名政爾魁然太山峯云山者蓋強名之其最

號奇莫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雁蕩夔之
巫峽此天下同珍之者然皆數峯而止爾又在荒絕僻遠
之瀕非凡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
嶺之執盤亘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
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笋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
誠當為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
柳子厚此言家洲記云桂林多灵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
黃魯直詩云挂嶺環城如雁蕩平池蒼玉忽嵯峨觀三字
語意則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頃常圖其真
形寄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中

空故峯下多佳岩洞有名皆可記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
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記其
畧讀書岩在獨秀峰下直郡治後為桂王山旁無陂阜突
起千丈峰趾石屋有便房石塌石牖如環堵之室顏延年
守郡時讀書其中

伏波岩在離江濱突然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塌穿
鑿通透戶墉傍出有懸石如挂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
波試劍石前浸江波浪洶湧日夜激噬之疊綵岩在八桂
堂復支徑登山太半有大洞回轉穿出背白虎洞在南溪
平地半山中龕然大石屋由屋石壁入洞行半途有小石室

劉仙岩在白虎洞之陽仙人劉仲遠所居也石室高寒出
半山間華景洞高廣如十間屋洞門亦然

水月洞在宜山之麓其半枕江天然剝刻作洞天門透徹
山背頂高數十丈其形正圓望之端正如大月輪江別派
流貫洞中踞石弄水如坐捲蓬大橋下

龍隱洞龍隱岩皆在七仙山脚支江水中泛舟至壁石下
有大洞門高可百丈鼓棹而入仰觀洞頂有龍跡夭矯若
印泥然其長竟洞舟行僅一箭許別有洞門可出岩在洞
側山半有小寺即岩為佛堂不復屋難岩亦江濱獨山有
小洞洞門下臨離江

五魚峰在西山後雄偉高峻如植立一魚餘峰甚多皆蒼石刻峭

棲霞洞在七星山者七峰位置如北斗又一小峰在傍曰輔星石洞在山半腹入石門下行百餘級得平地坐百數十人傍有兩路其一西行兩壁石液凝洩玉雪晶瑩頂高數十丈路闊亦三四丈如行通衢中楨足曳杖彭鑑有鼓聲蓋洞之下又有洞馬半里遇大壑不可進一路北行俯僂而入數步則廣寬兩傍十餘丈鍾乳垂下紫紫凡乳床必因石脉石茁不自頑石出也進里餘所見益奇又行食頃則多岐游者恐迷途不敢進云通九疑山也

元風洞去棲霞傍數百步風自洞中出寒如冰雪元字本胡涓切魯公洞舊名冷水岩山根石門呀然入門石橋甚華魯丞相子宣所作有澗水莫知所從來自洞中右旋東流橋下復自右入莫知所往或泱流入於江也度橋有仙田數畝過田路窄且濕俯視石罅尺餘匍匐而進旋復高曠可通棲霞屏風岩在平地斷山峭壁之下洞門上下左右皆高廣百餘丈中有平地可宴百客仰觀鍾乳床森然倒垂者甚多躡石磴五十級有石穴通明遙穴而出則山川城廓恍然無際余因其處作壺天觀而名其洞曰空明隱山六洞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一日朝陽二日夕陽三

曰南華四曰北牖五曰嘉道六曰白雀泛洞泊舟自西北
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而至西夕陽洞窮有石門可出至此
牖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白雀穴口隘狹側身入有
穴通嘉道西湖之外既有四山繞之碧玉數十峰倒影水
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隱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峰繪昼
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故事勝賞甲於西南

北潛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室石果之屬石果作荔
枝胡桃棗栗之形人乘取玩之或以釘盤相問遺

南潛洞在西湖中羅家山之上

佛子岩亦名鍾隱岩去城十里號最遠一山萃起莽蒼中

山腰有上中下三洞下洞最廣中洞明敞高百許丈上洞
差窄一小寺就洞中結架因石室為堂室虛秀洞去城差
遠大石室面平野室左右皆有徑隧各數十百步穿透兩
傍亦臨平野以上所紀皆附郭可日涉者餘外邑岩洞尚
多不可皆到石興安乳洞最奇余罷郡特過之上中下三
洞此三洞與棲霞相甲乞他洞不及也陽朔亦有繡山羅
漢白鶴華蓋珠明五洞皆奇又聞容州都嶠有三洞天融
州有灵岩真仙洞世傳不下桂林但皆在瘴地士大夫尤
罕到

本草有玉石部專主藥石物非療病雖重不錄此篇亦主
為方藥所須者

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礦出也峒民
以陶沙為生坯土出之自然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
如麩片便作鍛作服用但色參淡耳欲令精好則重練取
足色耗去什二三既鍊則是熟金丹竈所須生金故錄其
所出

丹砂本草以辰砂為上宜砂須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處
與湖北犬牙山北為辰砂南為宜砂地脉不殊無甚分別
宜砂老者敵色有墻壁如鏡生白石床上可入練勢敵辰

砂本草圖經乃云宜砂出玉石間非白石床所是即是未
識宜砂也別有一種色紅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
間者不堪耐火筓州一有砂大者數十百兩作塊點闇少
墻壁嚙之紫黯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圖經又云
融州亦有砂今融州原無砂筓融声相近蓋又誤云
水銀以筓州溪洞朱硃末之入炉燒取極易成以百兩為
一鈔鈔之制以猪胞為骨外糊厚紙數重貯之不漏
鍾乳林林接宜融山中洞穴至多勝連州遠甚余游洞親
訪之仰視石脉湧起處即有乳床如玉雪石液融結所為
也乳床下垂如倒數峯小山峯端漸銳且長如冰柱柱端

輕薄中空如鷺管乳水滴瀝未已且滴且疑此乳之最精
之以竹管仰承拆取之煉治家又以鷺管之端尤輕明如
雲母瓜甲者為勝

銅筓州右江州峒所出掘地數尺即有礦故垂人好用銅
器緣銅之苗也亦出右江有銅處生生中質如石者名石
緣又有一種脆爛如碎土者名泥緣品最下價亦賤

滑石桂林屬邑及徭洞中皆出有白黑二種切用相似初
出如爛泥見風則堅又謂之冷石土人以石灰汚壁及未
乾時以滑石末拂拭之光瑩如玉鉛粉桂林所作最有名
謂之桂粉其粉以墨鉛着槽瓮卷化之

無名異小黑石子也桂林山中極多一包數百枚石梅生
海中一藪數枝橫針瘦硬形色其枯梅也雖巧工造所作
不能及根所附着如覆茵或云本是木質為水所化如石
蟹石蝦之類

石栢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似側栢扶踈無小異
根所附着如烏藥大抵皆化為石矣此與石梅雖未詳可
入藥以否然皆奇物不可不志

志香

南方火行其氣炎上藥物所賦皆味辛內臭香而沉箋之
屬世專為之香者又美之所鍾也世皆云廣出香然廣東

香乃自船上來廣右香產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勝人
士未嘗落南者未必盡知故著其說況水香上品出海南
黎峒亦名土沉香少大塊其次如蠶栗角如附子如芝茵
如茅竹葉者皆佳至薄如紙者入水亦沉香之節目久墊
中滋液下同結為膏採時香面悉在下其皆帶木性者乃
出上土環島四郡皆有之悉冠諸蕃所出又以出萬安香
為最勝說者謂萬安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香丸醞籍豐
美大抵海南香氣皆清淑如蓮花梅英鵝梨密脾之類焚
一博投少許氛翳彌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炆氣不焦此
海南香之辨也北人多不甚識蓋海上亦自難得者民以

牛博之於黎一牛博香一檐歸自差擇得沉水十不一二
中州人士但用廣州船上占城真臘等香近年又貴丁流
眉末者余試之乃不及海南中下品舶香往往腥烈不堪
腥者意味又短帶木性危烟不焦其出海北者生文趾及
文人得之海外蕃落而聚於欽州謂之欽香質重實多大
塊氣尤酷烈不復風味惟可入藥南人賤之
蓬萊香亦出海南即沉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小笠
及大筒之狀有徑一二尺極堅實色狀皆似沉水香惟入
水則浮剝去其帶木處亦多沉水

鷓鴣班香亦得之於南海沉水蓬萊及絕好箋香中搓牙

輕鬆色褐黑而有白斑點班點如鷓鴣臆上毛氣尤清婉似蓮花箋香出水南香如蝟皮栗蓬及漁簑狀蓋修治時雕錢費工去木番香辣救森然香之精鍾於刺端芳氣與如他處箋香更別出海北者聚於欽州品極允與廣東舶上生熟速結等香相瑀海南箋香之下又有重漏生結等皆下色

光香與箋香同品第出海北及交趾亦聚於欽州多天塊如山石枯搓氣龐烈如焚松檜曾不能與海南箋香比南人常以供日用及常程祭享

泥香出交趾以諸香草合和蜜調如薰衣香氣溫磨自一

種意味然微昏鈍

香珠出交趾以泥香捏成小巴豆收琉璃珠間之絲絲貫之作道人數珠入省地賣南中婦人好帶之

思勞香出日南如乳香歷青黃褐色氣如楓香交趾人用以合和諸香

排香出日南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木亦用以合香諸草無及之者

攬柳苔出西南海島生攬柳木上如生私身之艾納單葵極臭交趾人用以合泥香則能成溫磨之氣功用如甲香攬香橄欖木脂也狀如黑膠飴江東人取黃連木及楓木

脂以爲香攬香蓋其類出於橄欖故獨有清烈出塵之意
品格在黃連香之上桂林東江有此果居人采香賣之不
能得多以純脂不雜木皮者爲佳

零陵香宜融等州多有之土人編以爲帶薦坐褥性煖宜
人零陵香今永州實無此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飲少者莫
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頃數仕於朝游至公貴人
家未始見名酒使虜至燕山得其泉以釀及來桂林而端
露乃盡酒之妙声震湖廣則雖余蘭之勝未必能頡頏也
瑞露帥司公厨酒也經撫廳前有井清冽汲以釀遂有名
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庫井酒仍佳

古辣泉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葺埋
之地中日足取出

老酒以多麴釀酒密封藏之可數年士人家尤貴重每歲
臘中家家造鮓使可爲卒歲計有貴客則設老酒冬鮓以
示勤婚娶亦以老酒爲厚禮

志器

南州風俗揉雜蠻徭故凡什器多詭異而外蠻兵甲之製
亦邊瑣之所宜知者

竹弓以黨竹爲之筋膠之製一如角弓惟揭箭不堪力
黎弓南黎之人所用長狷本弓也以藤爲弦箭長三尺無

羽鏃長五寸如茨菰葉以無羽故射不遠三四丈然中者必死蛮弩諸峒搖及西南諸蕃其造作畧同以硬木為弓椿甚短似中國獵人射生弩但差大耳徃人弩又名偏架弩無箭槽編架而射也

藥箭化外諸蛮所用弩雖小弱而以毒藥濡箭鋒中者立死藥以蛇毒草為之

蛮甲惟大理國最二甲胄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厚與鉄等又聯綴小皮片為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鉄甲葉背朱之變釐及甲身内外悉朱地間黃黑漆作百花虫獸紋如世所用犀毗器極工妙又以小白貝疊累

絡甲縫及裝兜鍪疑猶傳古介冑朱綬遺製云黎兜鍪海南南黎人所用以藤織為之

雲南刀即大理所作鉄青黑沉沉不銹南人最貴之以象皮為鞘朱之上亦昼屏毗花紋一鞘兩室各亟一刀鞘以皮條纏束貴人以金銀係

峒刀兩江州峒及諸外蛮無不帶刀者一鞘二刀與雲南同但以黑漆雜皮為鞘

黎刀海南黎人所作刀長不過一二尺鞘乃三四尺織細藤纏束之鞘端插白角片長尺許鶚鷓尾以為飾

蛮鞍西南諸蕃所作不用韉但空垂兩木鐙鐙之狀刻如

小龕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中傷足也後鞞鍍木為大錢
疊疊貫數百枚如中國驟馱鞞

蚩鞭刻木節節如竹根朱黑間漆之長纒四五寸小首有
鉄環貫二皮條以策馬

花腔腰鼓出桂林職田鄉其土特宜鼓腔村人專作焚
之油盃紅花紋以為飾

銅鼓古蚩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握得者相傳為伏波所
餘其製坐如壑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
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聲全似鞞鼓鏡鼓徭人樂狀
如腰鼓腔長倍之上銳下侈亦以皮鞞植於地坐拊之盧

沙徭人樂狀類簫縱八管橫貫之

胡盧笙两江洞中樂

藤合屈藤盤繞成拌合狀漆固護之出藤等郡鷄毛筆嶺
外亦有兔然極少俗不能為兔毫筆亭用鷄毛其鋒跟踭
不聽從

練子出两江州洞大畧似苧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練土人
亦自重

綾亦出两江州洞如中國線羅上有徧地小方勝紋蚩羶
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為最蚩人尺披夜臥無貴賤人有
一番

黎幕出海南黎洞黎人得中國錦絲拆取色綠間木綿挑織而成每以四幅聯成一幕

黎單亦黎人所織青紅間道木綿布也林挂人悉買以為卧具

擯柳合南人既喜食擯柳其法用石灰或現灰并扶番藤同咀則不澁士人家至以銀錫作小合如銀鏈樣中為三室一貯灰一貯藤一貯擯柳

鼻飲盃南邊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杯碗傍植一小管若餅甯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日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喉樂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記之以發覽者一胡慮也

牛角杯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飲酒亦古兕觥遺意蚩蚩人以木刻朱黑間漆之侈腹而有足如敦訛之形竹峯徭人所用載大竹管以竹當鑄鼎食物熟而竹不潛蓋物理自然非異也

戲面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直萬錢

志禽

南方又多珍禽非君子所問余又以法禁來捕甚急故不能多識偶於人家見之及有異聞者錄以備博物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探其眼有之喜卧沙中以沙自浴拍拍甚適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歲一脫尾夏秋復生

羽不可近日損人飼以猪腸及生菜惟不食穀
鸚鵡近海郡尤多民或以鸚鵡為鮓又以孔雀為腊皆以
其易得故也此二事載籍所未紀自余始志之南人養鸚
鵡者云此物出炎方稍北中冷則發瘴緊戰如人患寒熱
以餘耳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

白鸚鵡大如小鸚鵡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沾
着指掌如蛺蝶翅

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鷄毛類雄鷄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
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毛羽一簇冠尾絕異大畧如
鳳鳴声清越如笙簧能度曲妙合商又能為百虫之音生

左右江溪洞中極難得然書傳未之紀當由人罕識云
秦吉了如鸚鵡紺黑色丹喙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
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此鸚鵡尤慧大抵鸚鵡声如兒
女吉了声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
林邑今古城去邕欽州溪洞中但隔交趾疑即吉了也
錦鷄又名金鷄形如小雉湖南北亦有之

山鳳凰狀如雅雁背如鳳巢兩江深林中有仰雄者以木
枝雜泥膠封其雌於巢獨番一窠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
即發封不成窠窠以殺之亦此異物然未之見也

翻毛鷄翮皆翻生弯弯向外尤馴狎不敢逸二廣皆有之

長鳴鷄高大過常鷄聲甚長終日啼號不絕生邕州溪洞中

翡翠出海南邕賀二州亦有腊而賣之

灰鶴大如鶴通身灰慘色去頂二寸毛如丹及頭之半亦能鳴舞

鷓鴣大如竹鷄而差長頸如鷓身文亦然惟臆前白點正圓如珠人菜食之

水雀蒼色如鶴鷄飛集庭戶翔翔然與燕雀為伍

志獸

獸莫巨於象莫有用於馬皆南土所宜余治馬政頗補苴

漏隙其說續此不能載姑著其畧及畜獸稍異者併為一篇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則兩牙佛書云白象又云六牙今無有

蠻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於大理古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大理馬為南蕃之最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龍水者為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双骨馬健而善行後有三種金絲者黃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黑金絲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復性不耐着

地輒瀉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即止

蛮犬如獵犬警而狺

鬱林犬出鬱林州極高大垂耳拳尾與常犬異

花羊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斑茹黃牛又有一種深褐黑
脊白斑全似鹿

乳羊本出英州其地出仙茅羊食茅舉体悉化為肪乳不
復食血肉宜人

綿羊出邕州溪洞及諸蛮國與朔方胡羊不異麝香自邕
州溪洞來者名土麝氣臊烈不及西香大狐狸之類不二
筓別有一種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彼人云歲

久則化為豹其文先似之矣風狸狀如黃獲食蜘蛛晝則
拳曲如蛸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乳汁至大風疾奇効
嬾婦如山猪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絀之器挂田所不
復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山猪即毫猪身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三二百為群以害苗
稼州洞中甚苦之

石鼠專以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効如
神謂之石鼠肚

香鼠至小僅如指擘大穴於挂中行地中疾如激箭山獺
出宜州溪洞俗傳為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惟淫毒山中有

此物凡壯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洞獠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傳治立消一枚直金壹兩人或來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芳

志蠱魚

蠱魚微物外薄於海者其類庸可既哉錄偶見聞者萬一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蟹戶沒水探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為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細碎蔓延於外者始得如采

碑磔似大蚌海人磨治其殼為諸玩物

蚶蛇大者如柱長稱之其膽入藥南人腊其皮刮去鱗以

靴鼓蛇常出逐鹿食寨兵善捕之數輩滿頭插花趨赴蛇喜花必駐視漸近競附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益悅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身覺奮迅騰擲傍小木尺拔去力竭乃斃數十人昇之一村飽其肉瑤瑁形似龜龜輩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鱗差以成一皆其邊裙闕缺齧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兩鬣長狀如橄後兩鬣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櫛棹水而行海人養以鹽水飼以水鮮俗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瑤瑁齋日其說甚俚

蜈蚣有極大者色乃青紫首如石或云其中有寶玉焉

青螺狀如田螺其大兩拳指磨去麤皮翡翠色如雕琢為
盃

鸚鵡螺狀如蝸牛殼磨治出精米亦雕琢為盃其子海傍
皆有之大者如拳有紫斑小者指面大白如玉

石蟹生海南形真似蟹云是海珠所化理不可語又有石
蝦亦其類

鬼蝴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大如橘蠹所化北人或名玄師蝶

喜魚狀如小鱔魚多脂味極腴美出梧州火山人以為鮮
以餉遠

蝦魚出灘水肉白而豐味似蝦而鬆美

竹魚出灘水狀如青魚味似鰕魚南中魚品如鯉鯽輩皆
有之而以蝦竹二魚為珍

天蝦狀如大飛蟻秋社後有風雨則群墮水中有小翅人
候其墮掠取之為鮮

志花

桂林具有諸草木花牡丹芍藥桃李之屬但培溉不力存
形似而已今著其土產獨宜者凡北州所有皆不錄
上元紅深紅色純似紅木瓜花不結實以燈夕前後開故
得名

白鶴花如白鶴立春開

南山茶葩萼大陪中州者色微淡葉蒸薄有毛別自有一種如中州所出者

紅葶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蔕包之蔕拆包見有一蕙數枝十葶淡紅鮮餅如栳杏花色葶重則下垂如蒲萄又如火齊纓絡及煎絲鳶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葶蔻同種每葶心有兩瓣相並詞人托與如此目連理云泡花南人或名袖花春末開葶員白如大珠既拆則似茶花氣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禹人采以蒸香風味超勝

紅蕉花葉瘦類蘆荇心中抽條條端發花葉數層日拆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春夏開至歲寒猶芳又有一種根出土處特肥飽如膽瓶名膽瓶蕉拘那花葉瘦長畧似楊柳夏開淡紅花一朶數十葶萼至秋猶有之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十二葩輕盈似海棠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

裏梅花即水槿有紅白二種葉似獨葵采紅者連葉包裏黃梅藍漬乾暴以薦酒故名玉脩花粉紅色四季開象蹄花如掩子而葉小夏開至秋深

素馨花比番馬所出為少當由風土差寒故也未利花亦少如番馬以浙米漿日溉之則作花不絕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溉益佳石播花南中一種四季常開夏中既實之後秋深忽又大發花且實枝頭碩顆罅裂而其旁紅英粲然併花實拆愈盤筵極可玩

添色芙蓉花晨開正白午後微紅夜深紅

側金盞花如小黃葵葉似槿歲暮開與梅同時

志果

世傳有果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間草木實猿狙之所

甘人強名以為果故為不能盡識錄其識且可食者五十五種荔枝自湖南界入桂林總百餘里便有之亦未甚多昭平出樛核臨賀出綠色者尤勝自此而南諸郡皆有之悉不宜乾肉薄味淺不及閩中所產龍眼南州悉有之極大者出邕州圍如當二錢但肉薄不能遠過常品為可恨饅頭掛近蒂起如饅頭尖香味芳勝可將永嘉乳柑金橘出營道者為天下冠出浙江者皮甘肉酸不逮也

綿李味甘美勝常品擘之兩片開如離核桃

石栗圓如彈子每顆有梗包附之類杓柄肉黃白甘勒似巴攬子人附肉有白麩不可食發病北人或呼為海胡桃

龍枝殼如小荔枝肉味如龍眼木身葉似亦二果故名核可蒸不可生啖令人發癩或見鬼物三月開小白花與荔枝同時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批杷肉其美秋冬間實冬莖狀如棗深碧如光軟爛其酸春夏熟

羅望子殼長數寸如肥皂又如刀豆色正丹內有二三實煨食其美人面子如大梅李桃如人面兩目鼻口皆臭肉其酸宜密煎

烏欖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其

方欖亦橄欖類三角或四角出兩江州洞

椰子木身葉類梭摑枕椰之屬子生葉間一穗數枝枚大

如五升器果之大者惟此與波羅蜜耳皮中子殼可為器子中穰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穰中酒新者極新芳久則渾濁不堪飲蕉子色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一幹長數尺節節有花根花葉根有實去皮去肉軟爛如綠柿極其冷四季實土人或以飼小兒云性涼去客熱以梅汁漬暴乾接令匾味其酸有微霜世所謂色蕉乾是也又名牛蕉子鷄蕉子小如牛蕉亦四季實

茅蕉如小子鷄蕉尤香嫩其美秋初實

紅藍草果取生草豆蔻入海汁藍浸令色紅暴乾以薦酒鷄哥舌即紅藍草果之珍者實結始即擷取紅藍乾之財

如小舌八角面香北人得之以薦酒少許咀嚼甚芳香出
左右江州洞中

餘其子多敗入北州人皆識之其木可以制器

五稜子形甚詭異辨五如出田家碌碡狀味酸久則微其

閩中謂之羊桃

黎勝子如大梅復似小橘味極酸

波羅蜜大如冬瓜外膚礪礪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極甘

子練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

柚子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捲皮
蘸墨以代氈刷宜墨而不損帛極便於用此法可傳但北

州無許大抽耳

檜子大如半升碗諦視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
冬生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搓擦子如錐栗肉其而
微澁

地蚕子生土中如小蚕又似甘露子

赤柚子如橄欖皮青肉赤以下並春實

火灰子如烏李

山韶子色紅肉而如荔枝以下八種並夏實

山龍眼色肉如龍眼

部蹄子如黃大石櫛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粘子如指面大褐色

羅晃子如橄欖其皮七重

千里子如青黃李味甘

赤棗子如酸棗味酸

藤韶子大如鳧卵柿以下十三種並秋實

右米子殼黃中有肉如米粒

殼子如青梅味甘

藤核子生白藤上如小蒲菔

木連子如胡菔紫色

羅蒙子黃大根柚

毛栗如橡栗

特乃子狀如榧而圓長端正

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易爛爛即皮肉附核可為經珠似

善提子

羊矢子色狀全似羊矢味亦不佳

日豆子狀如櫻菔色如蒲菔穗生

秋風子色狀俱似棟子

黃皮子如小棗

朱圓子正圓深紅狀似苦棟子以下六種皆冬實區菔如

大菼而匾色正青

粉骨子皮黃肉如粉

塔骨子匾如大橘皮裏空虛

布袖子似孝而黃

黃肚子如石播

志草木

異草倪木多生窮山荒野其不中醫和匠石者人亦不采故余所識者少惟竹品乃多殊異併附于錄

桂南方奇木上藥也桂林以桂也地實不產而出於賓宜州凡木葉心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紋形如圭製字者意或

出此葉味辛其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附幹而下以入土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語禽鳥御其子寄生他木上便蔚茂根下至地得土氣久過其所寄

沙木與杉同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枕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棕櫚有節似大竹一幹挺上高數尺丈開數十穗綠色

思欄木生兩江州洞堅實漬水中百年不腐

臘脂木堅緻色如臘脂可旋作出州融及州洞桂林屬縣亦有之鷄桐葉如棟其葉煮湯療足膝疾

龍骨木色翠青狀如枯骨

風膏藥葉如冬青治太陽疼頭目昏眩

南漆如稀飴氣如松脂沾沾無方力

蕩竹葉大且蜚畧如蘆葦

澁竹膚龐澁如木所用妙帝可以錯磨瓜甲

人面竹節密而凸宛如人面人采以為拄杖

釣絲竹類蕩竹枝極柔弱

班竹中有疊暈江浙間班竹直一沁痕無暈也貓頭竹質

性類筍竹

桃枝竹多生石上葉如小棕櫚人以大者為杖

笏竹棘竹也芒棘森然

箭竹山中悉有

宿根茄茄本凋明年結實

銅鼓草其實如瓜治瘍毒

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

亦中肩輿之扛

石髮出海上纖長絲縷

匾菜細如荇帶匾如薤韭葦長一二尺

都管草一莖六葉碎蜈蚣蛇

花藤旋以為罍用中有花紋

胡蔓藤毒草也揉其草漬之水入口即死

志雅

嶠南風土之異宜錄以備博聞而不可部居故謂之雜志
雪南州多無雪霜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歲歲得雪
或臘中三白然終不及北州之多灵州興安之間兩山躡
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
林城下不復南矣

風廣東海旁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
秋冬大甚拔木飛瓦晝夜不息俗傳朝作一日止暮七日
夜半則彌旬去海猶千餘里非颶也土人自不知其說余

試論之桂林執視長沙番禺在千丈支上高而多風理固
被捲之家

草子即寒熱時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体痛不
家住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尖出血
謂之挑草子實無益加損於病心服藥乃愈

志蠻

廣西經畧使所鎮二十五都其外則西南諸蠻蠻之區落
不可殫記姑記其声問相接帥司常有事於其地者數種
曰羈縻州洞曰徭曰蠻曰黎曰蛋通謂之蠻

羈縻州洞隸邕州左右江者為多舊有四道僮民謂安平

武勒思派七源四州皆儂姓又有四道黃氏謂安德婦樂
露城田州皆黃姓又有武侯延衆石門威德四鎮之民自
唐以來內附分折其種落大者為州小者為縣又小者為
洞國朝開拓浸廣州縣洞五十餘所推其雄長者為守籍
其民為壯丁其人物獷悍風俗荒怪不可盡以中國教法
繩治始羈縻而已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其次有同
發遺權發遺之屬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陀猶言百姪
也其田計口給民不得典賣惟自開荒者由已謂之祖業
口分田知州別得養印田猶圭田也權州以下無印記者
得蔭免田既各服屬其民又以攻標山獠及博買嫁娶所

得生口男女相配給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隸屬謂之家
奴亦曰家丁戶民強壯可教勸者謂之田子甲亦曰馬前
牌摠謂之洞丁今黃姓尚多而儂姓絕少智高亂後儂民
善良許從國姓今多姓趙氏有舉洞純一姓者婚姻不以
為嫌富豪或娶數妻皆曰媚娘宣州管下亦有羈縻州縣
然也

癸水癸林有古紀父老傳俗誦之畧曰癸水繞東城永不
見刃兵癸水瀰江也

瘴二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
為草莽沴氣鬱勃蒸熏之所為也其中人如瘡疾治法雖

多常以附子為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為通用筓州兩江水
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春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
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

桂嶺舊不知的實所在城北五百有尋丈小坡立石其上
刻曰桂嶺賀州自有桂嶺縣相傳始安嶺在其地今小坡
非也

俗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
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衺音矮不長
也閨音穩坐於門中穩也奎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似音弱
小兒也丕音動入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否音臘不能

舉足也妖音大大女及姪也屈音礪山石之岩窟也門音

據門橫閉也他不能悉記余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
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恃其佛經題識猶用此國字因
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理國今其國止用此理字

捲伴南州法度踈畧婚姻多不正村落強暴竊人妻女以
逃轉移他所安居自若謂之捲伴言捲以為伴侶也已而
為後人捲去至有歷數人未已者其舅姑若前夫訪知所
在詣官自陳官為追究往往所謂前夫亦是捲伴得之復
為後人捲去惟其親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訴即是始初
十餘所其法尤疏幾仙化外其尤者曰南丹州待之又與

他州洞不同特命其首鎮莫氏曰敕史目友益科及守臣
供給錢其說以謂宜州徼外郎唐黃家賊之地崇建南丹
使控制之莫氏家人亦自時相攻奪今判使莫延萇逐其
弟延廩而自立延廩奔朝廷謂之出宋

九州洞埤明者皆稱出宋

徃本五溪槃瓠之後其襍接廣右者靜江之興安義寧吉
縣融州之融水懷遠界縣皆有之生深生重溪中權髻跣
足不供征役各以其遠近為伍

獠在右溪洞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首長版籍
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而活虫豸能蠕動者皆

能取食無羊甲姓名一村中惟有事力者曰郎火餘但稱
火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棍之屬二十
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甚多殆有百餘種也

蠻南方曰蠻今郡縣之外羈縻州洞雖故皆蠻地猶近者
民供稅役故不以蠻命之過羈縻則謂之化外真蠻美區
落連亘接于西戎種類殊詭不可勝計今志其近桂林者
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張大小王龍石滕謝諸蕃地與牂牁
接人椎髻跣足或著木履青衣花班布以射獵儲殺為事
又南連邕州南江之外者羅殿自把等以國名羅特孔磨
白衣九道等以道名而峩州以西別有酋長無所統屬者

蕪綺羅坐夜面計利流求萬壽多嶺阿悟等蠻謂之生蠻
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羅殿等處乃
或聚落亦有文書公文稱守羅殿國王其外又有大蠻落
西日大理東曰交趾大理南詔國也交趾有交州治龍編
又為安南都護府

黎海南四郡隰上蠻也隰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隰之
中有黎毋山諸蠻環居四旁號黎人山極高常在露靄中
黎人自鮮識之夕晴海氛清廓時或見翠尖浮半空云蠻
皆推髻跣足挿銀銅錫釵婦人加銅環耳墜垂肩女及笄
即點頰為細花紋謂之繡面女既點集親客相慶賀惟婢

獲則不繡面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
姓王

蛋上海水居蠻也以舟楫為家採海物為生具生食之人
水能視合浦珠池蚌蛤惟蛋能入水採取旁人以繩繫其
腰繩動搖則引而上先煮毳衲極熱出水急覆之不然寒
慄以死或遇大魚蛟鼉諸海怪為鬻鬣所觸往往潰腹折
支人見血一縷浮水面知蛋死矣

八蜡者先蠶也司蠶也先農也郵表畷也猫也虎也坊也水庸也先儒以猫虎合為一穴而昆虫為八之一皆非也昆虫無作乃竹辭耳

八珍

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先儒不教糝而分炮脉辨為二皆非也

宴會書問

世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為徒費日力不若不講之愈是未知先王所以治人通之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樂相交接之道故曰燥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息以相與

此其所以講信修睦而免於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

麇糟陂

都城西北十五里有地名麇糟陂土人惡之自易其名曰好草陂

見父執

予少時詣有父執歐陽公王荊公司馬溫公歐陽公拜別之扶之既再拜但曰拜多甚慰撫之如子侄及傳達正獻公語則變容唯見荊公溫公皆先各拜叙述事契然後跪扶之

竿牘請謁

竿牘請謁君子所重常人所輕甚者至云可削而太之蓋未之思也人之異於其禽獸者以其有礼也有礼則能交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揚子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通交功勳成夫能交則相敬則無相害相敬而無相害此庶讓所以具而爭奪相殺之禍不作是以聖人重之或曰今之所謂竿牘請謁者徒以爲文爾而子重之何也答曰聖人之教有由中正出者樂是也有自外作礼是也由中出者其文見於外自外作者其情動於內始則既其文終則既其寔其於小人也始則革其面終則行者歛而子欲放魚於淵賞猿於木乎

詩

得官修廟虧夫子病較齋僧悞藥王鄭卅茶肆中題

真率會

溫公熙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興路安撫使遷京西路安撫使又辭不赴請西京留臺諫局許之優游多暇訪求河南境內佳山水處凡目之所觀足之所歷窮尽幽勝之趣十數年間勸於登覽於是乃爲楚正叔通義王安之朝諫者老六七人時與相會於城中之名園古寺

且為之約果宴不過四品餽饍不過五品酒則無筭以為
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真率會文潞公時以太尉
守洛求欲附名於其會溫公為其貴勸勿納也一日潞公
伺其為會戒中厨俱盛饌直往造焉溫公咲而延之戲曰
俗却此會吾相與歡飲夜分而散亦一時之盛事也
後溫公語人曰吾知不合放此人入來

亦曰真率會

李京妻賢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為通
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
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詣鼎臣叙別鼎臣妻慙不出

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未既為往還之久欲
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教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
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剛立

蘇子云真宗朝王嗣宗守邠土舊有狄王廟相傳能與人
為禍福州人畏事之歲時祭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通
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其廟董灌
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狐從白光中逸出其妖遂息後
人有復為立廟則亦無灵矣嗣宗後帥長安長安處中种
放者入王所祀每帥守至輒面教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

放責教嗣宗声色甚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
勅書令种放有章奏即附駟歌詣闕即乘駟种放乘駟許
上前特為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而不加罪於嗣宗嗣
宗太郡有人送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滅渭比妖祿窟穴空
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更死不為碑誌但刻此詩於
石置墓傍其為榮也多矣

奇對

翰林梁狀元灝卅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相士安時為郡
官見其有異於人又定日看廳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
亦讀書耶曰就學又問曾學對句否曰其師嘗教之不識

其知否乃指壁間字曰此有一句無對得曰鸛鷓能言爭
似鳳浩即應聲對曰蜘蛛雖巧不如蚕畢大驚異延之家
塾自教養之卒成大名

儒臣進講

儒臣講讀內侍先置書冊在御案上揭開乃用牙篋指以
講讀一葉盡儒臣執不篋立俟內侍揭過復講讀其不款
旁儒臣如此

洛陽縉紳舊聞記

宋張齊賢兵部尚書

余未應舉前十四年中多為洛陽縉紳舊老善為余說及
唐梁已还五代間事使人終日聽之忘倦無暇
近未

營丘事有條貫終朝宴坐無所用心追思所見聞得三千餘事因編次之分為五篇余目之曰洛陽縉紳舊聞說宋朝乙巳歲夏六月營丘自序

梁祖優待文士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烈剛猛視之若乳虎左右少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決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於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不得見者雖踰年因踰於逆旅中寒飢殊甚王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即公人輩

及禍矣荀鶴終日詣客次一日梁祖在便廳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為對未見間有馳騎者至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去歸宅荀鶴謂掌客曰某飢甚告欲歸公人輩為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申未間梁祖果復坐於便廳令取盆散子來既至梁祖擲數十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意屢顧左右左右惶懼縮頭重足若蹈湯火洎史梁祖收散子在手大呼声云杜荀鶴遂擲之視之六隻俱志乃連声命屈秀才不合起階荀鶴声喏忍懼流汗再拜叙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

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階，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階下，謂左右曰：似有兩點。下令視之，寔雨也。然伸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階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社曰：秀才曾見無雲而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咲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來，請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煤炭之上，憂悞殊甚。復令賦詩，不敢辭，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席歡而散。且曰：未日特為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洒日輪中。若教陰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

化功由是大獲見。知杜既歸，驚悞成病，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待湯藥，若是慈父母。明晨再有三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中櫛上馬，坻至。凡從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走如飛，連拜叙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賜之衣物錢服，待之甚厚。祖建人徐廣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督費用，且多令一字奉絹一疋，留於賓館，厚禮待之。梁祖既有移鼎之志，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

十里懸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可茂五六十人
游客亦待客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編視賓客注曰久
坐客各起避席對曰柳樹好梁曰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
頭未坐五六十人起對曰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
曰雖有柳樹作車頭湏是夾榆樹梁祖勃然言曰這一對
措大愛頓口弄人柳樹好可作車頭湏是夾榆木便是我
也道柳樹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人指鹿為馬有甚難事
顧左右曰更待甚湏史健兒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樹好作
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面橫殺之梁祖雖起于群盜安
忍雅猜甚於古者至于剛猛勇斷以權教柳物遂成具王

之業豈偶然哉

李少師賢妻

太子少師李公諱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留守齊王張全
義貴盛無鎮河陽李公自雍之樂齋王見之愛其俊異以
女妻之即賢懿夫人所生之適女也數歲而卒又以它姬
所生之女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明多技藝王與賢
懿憐惜之過於其娣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美容止道
神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惰容夫貴封河
清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寵與夫別院李公院姬
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如姬稍違夫指

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女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畜童女曉
音律者或飾珠翠綺羅日捧觴祝壽并服玩物同歡之夫
或辭以婢妾寵多即復擇其常者歸已院執事稍久者嫁
之夫入朝將歸具裙被候之於堂之側令小蒼頭探之既
接見如賓礼夫困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
近引婦夫人院備果酒時物多新前代事夫愛而悼之未
嘗敢失色於前李公常將命制止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既
至值戎卒切彘為亂李公乘機許以鎮庫錢十萬貫為賞
止罪其元惡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志者數十人心均
安當時用事者一人素與公家通求洛中一櫻桃園不與

因而有隙常欲中傷之因是生密言曰李某擅具盜用官
庫時以賢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統鞠之獄甚
急垂餌虎口爾夫人聞之衆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
趨拜於階側湏臾扣馬声甚厲且訴且泣援古今寵辱禍
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慘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踞
者慙悔即回馬入朝非時請对曲為淪雪之且言有妻張
女即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主聞之駭愕曰如賢婦
人手即命馳駟出之由是李公免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
丹王非命而死虜已知之李公受命復東丹喪柩歸北
虜既歸松第憂悵不知其計止於外廳獨坐久之夫人訝

夫如是命侍人請之即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稱意差使
乎夫泫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幼小又涕泣哽咽未及一
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君然不當効男女輩啼泣耶李
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喪丹東朝廷密害之北戎
已知矣某不憚遠役念此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為君
計者戎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
賂其戎王左右及獻虜主萬金必歸非惟速歸無恐厚得
面礼李公如其言到番國賂其左右尽其所有為私礼者
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回賜命馬百餘疋別賜駝馬百
餘頭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恣進之由是廷官賜賚

甚厚夫人之力也先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至赴闕思綰
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為環衛將軍雍輝三白渠
使雍輝莊宅節度使權軍府事獲而脫之未謝於李公李
公歸宅夫人語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與免其過既未
謝又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夫人問洵言之思綰雖賤
類審視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位下未有朕跡不能除
去之故也夫人曰既不能除何如以小惠啖之無使啣怨
自後夫人密使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夫人厚以衣服賜之
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
綰過雍遂閉門過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嘆者衆公全家

免禍終以計勸思縮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公名與之
歸闕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也且煥之恠財妬忌恚
常態也以不妬忌疎財者皆難事况非治世扣馬面數權
貴推陳古昔頗陷良善禍不旋踵報應之驗固雖大丈夫
負膽氣輕生者亦憚為之况婦人女子者歟不獨雪夫罪
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業如賓者何人不其賢乎與
夫飾粉黛美眉目盡惑其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
哉夫人事跡可為女訓母儀者甚多余聊舉其殊尤者記
之於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后不磨耳

周山畜教婢衡陽周令失其名蜀川人喪妻再娶亦蜀川
人後妻携三女俱長周撫之如已女二婢姪娘後妻以他
事鞭撻之無虛日二婢各為懷姪常以背或臀腿受其挺
妻多方用杖觸其腹欲其不全二婢竟以鞭箠墮胎而死
時余任衡州通倅聞常不平之及余罷歸周氏之家久無
所聞後有士人與周且語及之周之後妻既殺二婢其後
三女相次適與人因權寓衡陽不三四年其三女俱因產
而死每一女死妻必飯僧悔過為先鞭撻墜胎死者二婢
看經自礼梁武懺三女俱已產死未死間必旬日號稱痛
楚宛轉而終後妻涕泣憂惱而得疾女亡滅歲餘亦死于
書所謂天網恢、疎而不漏佛經報應何昭、之若是乎

俾如悍不令之婦聞之增惧亦勸誡之通有益於世教云

始否終泰

張相諱從恩夫人國號訪其姓氏未獲河東人有容色慧
黠多技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為側室洎軍校替歸路
下與之偕來至上黨將病回昇之而進至北小紀地病且
甚湯不能飲自辰至酉痢百餘度形骸骨立臭穢狼籍不
可嚮軍校厭之遂棄之道間而去不食數日行路為之傷
嘆道傍有一土龕可容數人蓋樵童牧豎避風雨之處也
所過者憫之衆為昇至於土室中又數日痢漸愈衣服悉
為暴客所禡但以敗席亂草蔽形而已漸行至店日求丐

飲食之夜即宿逆旅簷下一旦有老嫗謂曰觀尔非求乞
者也我佳處非遠可三百步許即携之而往燒為洗沐衣
以故衣日進粥飲蔬而已不數日平復如故顏狀艷麗迨
神仙中人也忽有士子過小紀知之求見僧燒絲絹五十
疋載之而去偕往襄陽就居會襄帥安大王從進叛左右
殺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為亂兵所得送至都監張相寨張
即從恩也張相共獲婦女凡十餘人獨寵侍士子之妻深
厚張之正室乍遂以為繼室後封郡夫人及為中饋也善
治家尤嚴整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
於洛陽地吁婦人女子何困而後遇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前有失身求丐之厄而終享富貴大國之封則古之賢人君子當未遇也則困風塵蒙萊色有呼天求死而不能一旦建功業會雲龍爵位通顯恩寵稠疊功業書之史冊令名播之不朽者何可勝數哉目書之者有以知婦人微賤者豈可輕易之哉况有文武才幹困布衣及下位者歟

白萬州遇劍客

萬州白太保名廷晦即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莊

宅使時權五司兼水北巡檢

五司者莊宅皇城內園洛苑宮苑也

平蜀有功

就除萬州刺史代歸歿於荆南白性好竒重道士之術從兄廷讓為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游行塵市中忽然有客

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手曰聞曾見之手曰未嘗見客曰見在通利坊逆旅中呼為處士即劍客也可同往見之手廷讓如其言明同至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墨色黃鬚廷讓拜黃鬚據受徐曰此誰氏子至此客曰白今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鬚笑曰尔同來可坐共飲頃更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磁碗在面前舁一按馱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臠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器肉廷讓視之有雞色黃鬚者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俱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飲半碗計咀嚼少肉而已酒食

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觝輩廷讓與同來客獨數曲
客與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床上席
下取一短劍引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劍錚然有聲廷
讓觀之意謂劍客不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覩處士他日終
願乞為弟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十七人皆怯財輕侮人
者取首級煮食之味美如猪羊頭尔廷讓聞之若芒荊滿
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咨於弟廷誨廷誨責家子聞異人
奇奇士素所好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告
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俱來白兄弟迎
接之延入白俱設拜黃鬚撫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

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
凡鍔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古劍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
地亦曰凡鍔耳再取一觀之曰此可令取火筋至引劍斷
之兩無傷缺以手揮摸若撫劍狀久之告去廷誨奇而晉
之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一日謂廷讓曰於爾弟處
借銀十錠皮篋一箇好馬一疋健僕二人躉至華陽回日
銀馬却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恠財者欲與
慮其不返黃鬚果怒告去白弟遜謝之曰銀馬小事爾却
是人力恐不中意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不辭上馬而去
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

曰到陝州處士怒遣回白之兄弟謂是劍客不敢竊議恐
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賈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詰之曰
於華州買之契券分明賣與姓名易之白方知其詐三四
年有人入陝者見之蓋素善鍛者也夫抵平常厚貌深衷
未易輕信黃鬚假劍術以威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者
亦鑄鼎脩物之象使人出入逢之不惑尔斯亦自古欺詐
之尤者也君子覽之抑鑄劍之類也戒之戒之

安南行紀

元徐明善

字芳容德興人

至元二十五年安南國上表曰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
惶恐再拜昧死伏罪上言于上天眷命

皇帝陛下方今薰風解愠欽惟 聖躬起居萬福微臣父
母歸順天朝三十有餘年矣雖微臣日嬰疾病道途遼遠
陛下置之度外納貢方物使臣進獻歲月未嘗欠闕至元
二十三年阿里海牙平章貪厥邊功違却 聖詔是以小

國一方生灵化為塗炭大軍回後微臣知其下情壅塞惡
語見誣反執構成臣罪特差通侍大夫既義全協忠大夫
院德榮右武大夫改德亨中大夫阮文彦等奉賫貢方物
前詣 闕者意謂必加 矜恤豈期並不回歸至元二十
四年冬又見大軍水陸進伐焚燒國內寺宇開掘祖先墳
墓擄殺民家老少摧破百姓產業諸踐負行無所不為時

臣怕死先已逃去烏馬兒參政說與國臣傳與臣云尔走上天我上天去你走入地我入地去你逃山裏我山裏去你逃水裏我水裏去百端毀辱不可容言臣聞斯語知其不免愈行遠適迨蒙 太子矜恤曲從小國情願發回大軍烏馬兒參政又領一邊軍別出海外尺捕海道邊民大者殺之小者擄去至於界縣縛副身首異處百姓逼死輒興烏窮獸窮之禍微臣恐為自累親來制止道遠已無及也聞見有百姓送到昔戾機大王一名稱係大臣國戚臣於是日平禮相待極加尊重敬與不敬大王必知若烏馬兒所行酷害大王眼見微臣不敢妄道小國水土甚惡矣

瘴實繫臣慮住坐久淹或生疾病雖微盡於奉養伊亦不免貪利邊功在奏流言之罪也微臣謹具行路禮物差人前就界首迺送大王歸國伏望陛下德配乾坤恩過父母智可以燭微顯辨可以識情偽願垂矜察曲加寬宥庶微臣免於罪戾得盡誓終事天之意豈微臣受惠乃與一方生靈死生骨肉世受生成大造之恩抑亦諸國實享陛下仁心仁聞之大幸也外大軍遺亡者殆二千餘人微臣已發令使歸訖或後別有見之臣亦尋教回去小國近遭兵災且今天氣且熱貢物人使難於卒辦待至冬間方可發遣臣下情無任叩天仰聖惶恐昧死伏罪之至謹奏至元

二十五年四月安南國世子徵臣陳日烜上疏既而詔諭安南國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陳日烜者所上表以盡束情又唐兀互哈散斃吉刺等口奏事亦已聽悉朕居臨萬邦德威並用豈於爾國獨忍加兵蓋自混一以來屢講會同之禮爾名為向化實未造朝累示徵書輒辭以疾及命爾叔攝守彼疆公然拒違敢行專殺至若阿里海牙占城之役就爾假途俾之繕治津梁飛輓芻粟不惟失信乃復抗師此而不征王憲何在民殘國破實自取之今爾表稱伏辜似已知悔外據來人代奏謂爾自責者三被召不來一也脫歡撫軍而不迓二人也唆都根底曾遮當來

三也若蒙赦宥當遣質子進羨姬且歲貢方物允茲繆敬將焉用此若使果出誠悃何不來此面陳安有聞遣將則惟是逋逃見班師則聲言入貢以此奉上情偽可知爾試思與其嶺海偷生日虞兵禍曷若闕廷敕命被寵榮遷二者之間孰得孰失爾今一念迷悟係一方存亡故遣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劉廷直禮部侍郎李思衍檢校兵部郎中萬奴同唐兀互哈散斃吉刺等將引前所差人來阮義全等二十四人回國親諭朕旨爾能趣裝一來足明臣節朕悉宥前過復爾舊封或更遲疑難決但已宜脩爾城廓礪爾甲兵聽爾所為候朕此舉爾嘗臣事亡宋自度

氣力何如合早知幾無貽後悔昔戾機忝為族屬以禮遣
還彼乃有過謫戍之人譬如以此飾情合將烏馬兒拔都
將官等發送回來方表伏順詔書到日烏馬兒拔都軍官
等一同來見彼中所宜事理朕當區處完備以遣回還故
茲昭示想宜知悉至年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禮部侍
郎李思行呈都堂以明善輔行十六日詣都堂奉鈞旨相
副使安南去者二十六日出順城門二十六年己丑二月
二十八日至其國門世子之弟太師來迎上香致敬問聖
躬起居萬福使者道途安好各上馬至駟二十九日世子
與使者相見駟後者重屋世子由後門先至其中啟中扃

延使者立揖問 聖躬萬福使者道途安好三月一日具
旗幟黃繖鼓吹迎 詔書入王城及殿門下馬再入門曰
集賓殿世子再拜上香又拜宣詔書聞者世子之左右親
侍而已禮畢宴使者二日世子遣翰林等官來言烏馬兒
叅政將北歸往辭興道世子之弟夜取舟中為風濤所溺及老病
不堪朝覲之意六日世子遣使者觀表檢者曰世子遣使
者觀方物十三日押方物使臣譚明猷壺殮十五日太師
送使者至江七月八日至京安南國表曰安南國世子微
臣陳日烜惶恐昧死伏罪上言于上天眷命 皇帝陛下
方今三春明媚萬彙敷榮恭惟 聖躬起居萬福臣微於

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見天使李侍郎即中同唐兀
歹哈散斃吉刺等奉賚天詔及將小使臣阮義全等數輩
回帟微臣不勝欣幸謹於正殿焚香拜讀至於趣裝一束
同見微臣不覺神魂俱喪心膽如摧所謂樂未極而悲未
喜未終而懼至也微臣僻處海隅又嬰疾病道途遼遠水
土艱難雖命由天數之所關而死乃人情之最怕加以大
軍屢伐殺虜尤多兄弟無良講說不少往者國叔遺愛的
是外境逃亡反誣指以為專殺繼而仲弟益稷將使軍前
乃先去以爲已功又况來人代奏輒爲訛妄微臣十死殆
無一生 陛下德過唐虞明並日月誠僞無所不知由微

無處不燭是以大軍前後屠滅微臣嘗以忠順二字銘于
心腑年綱歲信不曾廢闕蓋其 聖人之上天日照臨未
有不明者矣大軍纔去天使未來微臣已差中大夫陳克
用從義郎阮益聰等敬賚謝罪菲物詣 闕馳獻倘蒙寬
宥曲賜矜察諒亦明見微臣怕死貪生之意除外別無敢
行勅逆也去年小國百姓送遺軍微臣親問只得昔戾機
大王烏馬兒叅政三名百姓皆爲殺他妻子燒他房宇之
故多欲肆行非義微臣深自庇護厚加給養妻妾完全衣
食充到先備行物特差使臣從義郎阮盛隨昔戾機大王
同唐兀歹等赴 闕其間二叅政落後緣於大軍纔退意

恐叅政未造怒必興禍害是 慢方行津遣豈期微臣福
盡事與願違契叅政忽遭熱病微臣盡其所有藥物購彼
部下醫人療之不可漸致身亡微臣大葬脩功德訖因給
馬疋付他妻妾馱其香骨千戶梅世英薛文正身等為之
護送一併還家其劉天使至日皆云邕州過了九茲平日
館待敬之與否問諸妻妾亦可知已烏馬兒叅政期當續
後面去後於歸路經由萬仞因請就興道資其行具水去
一程中夜因融舟為水漏叅政身材長大難於函技遂致
溺亡小國人夫尋亦俱死他之妻妾小僮幾將陷沒賴手
輕小救之得免微臣大葬修之功德天使即中眼所親見

其或不恭有妻妾在難可掩藏微臣具送禮亦付之妻妾
一同舍人即中續後回國外在前數限微臣所放軍人通
計八十餘人其間或有頭目皆不知之今蒙 詔諭微臣
更行搜索所得軍人頭目若干名並從天使回者則後尚
有遺亡猶未盡到微臣亦當發遣豈敢一番伏望

陛下山海含包汗垢藏納毓其明聰一一寬宥置之度外
使微臣豈特一生保全首領以終事天之心更期世世生
生粉骨碎身畚報聖恩之萬一抑亦一國生靈萬口一辭
共祝 聖壽無疆之萬萬也微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奏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日安南國世子微

臣陳日烜上奏進方物之狀云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
伏以今年二月見天使劉按察等齎捧天詔微臣久嬰疾
病懼罪謹具菲物差陪臣譚明通侍大夫周英種等一行
人使隨天使詣國進獻今具名數物件于後漏在卷末右
前件菲物隨狀上進伏望 聖慈俯賜鑒納謹狀至元二
十六年三月日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狀進皇后牋云
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謹頓首上牋方今蕙路風光椒
塗日服欽惟 皇后殿下起居萬福王張內治興隆功邁
於百王表正母儀聰育仁同於一視化基正始德體好生
故得萬國之惟心不忍一夫之失所乞怜荒僻預沐洪慈

尚津玉律之和益分瑤池之壽謹具菲物在于別副進獻

伏惟鑒納臣誠惶誠恐頓首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日安南

國世子臣陳日烜上牋進方物狀云金懸珥結珍珠二雙

連玳瑁盃一口諸水諸金朝鎖盛用銀匣一口色珠十六

顆黃尼珠四碧尼珠四紫尼珠四石榴珠四珍珠二百七十六顆大二中十如

百釵金珍珠釵一珠金重一兩副共重四兩

伍錢花屏盃盛用楮一口重三兩金盃連盃一口重九兩

六錢綠絹一疋天絲緞子二疋五色細着絹二十疋閣婆

國白布一疋翠羽五十隻一金度銀廓朱大表函連匙鎖

一副一馴象一頭撈金鞍子連坐具板撈金重七兩金度銀蓆

牛毛連球五副共重十四兩六錢金度銅鐸七口羚羊角九一坐

藉綠錦席一片紅錦索四條紅綾銷金油陂一片一撈金

度銀御前花石盤一面琉璃瓶連金蓋二口共重一兩六錢金燭

臺一對重四兩一撈金度銀牙犀盤一面琉璃瓶連金蓋二

口共重一兩六錢撈金沉香盞連蓋底一口盛金蓮葉一口金底

蓋三兩七錢金蓮葉碟五兩金瓜樣一口六兩八錢金瓢一口十兩撈金

犀樣連底一口四兩撈金犀盞一口五兩盛用金碟一口二兩

錢五兩契連一副共六兩金契一口四兩金筋一兩三錢金穿肉一口

錢七兩其金垂帶四條一撈金度銀金烏杖木北象骨象棋一

面三兩金線金間度銀匣連契一口五兩象牙棋子一具三十兩

一花犀三株連金度銀間度三件底重十一兩八錢一大烏犀角五

株畫木底五片一金廝鑼五面共一百兩一蘇合香油盛用銀

瓶三油共一百六十三兩一西洋國黃毛緞子二疋五色

細絹五十疋五色綾一百疋一蠻錦一百疋闊婆國白布

三十斤一闊婆國間色布十斤一翠羽一百隻一白檀香

二齋共重十斤十三兩一旃檀香五齋七十一斤一甘麻然香一百斤

一草粟木十斤一象牙二十扎一犀角二十株一鷹鳥二

隻一雉鳥二隻一風狸一頭一鱷魚八尾一八哥兒鳥一

隻右前件項菲物隨牋上進伏望洪慈俯賜鑒納謹狀至

元二十三年三月日安南國世子陳日烜狀明善相副西

山李侍郎使安南國常例贖弊皆却而不受其還也用資
相調兵隆興路儒學教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